

马小淘◎著

飞走的是树 留下的是鸟

FEIZOUDESHISHU
LIUXIADESHIDIAO

飞走的是树 留下的是鸟

是这样的一份时光

荒诞 坚贞 刻苦的浪漫

美丽的故事向你诉说

流逝的岁月不再 青春与爱情同好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马小淘◎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飞走 的是树 留下的是鸟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飞走的是树, 留下的是鸟/马小淘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 - 5387 - 1933 - 4

I. 飞... II. 马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7268 号

飞走的是树, 留下的是鸟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
E mail	benatg@mail.jl.cn
印 刷	长春市海山印业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170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 FEIZOUDESHISHULIUXIADESHINIAO

第一章	大一(上) / 1
第二章	大一(下) / 40
第三章	大二(上) / 81
第四章	大二(下) / 120
第五章	大三(上) / 158
第六章	大三(下) / 194
第七章	大四 / 234



第一章 大一(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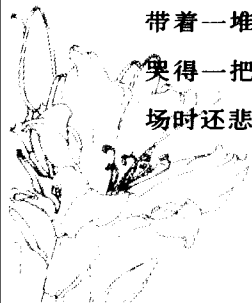
我还没上大学的时候，把大学想像得跟天堂差不多，觉得上了大学就什么都好了。从重点小学读到重点高中，就是为了能继续照着这个势头发展，上个重点大学。可惜偏偏赶上3+X，文科生又加了地理。我是个地理盲，每次模拟考试看着自己惨不忍睹的综合成绩，我都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离梦想中的大学越来越远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在我满脸惨雨愁云一味咒骂教育制度朝令夕改的时候，我妈已经开始绞尽脑汁地规划我的未来了。此时，我的怨天尤人和我妈的乐观积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想出了三个毫无新意的答案：一，出国。二，上二表。三，上艺术类学校。我这样拈轻怕重的人，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答案三。仔细一想，我考美术，不会画画；考音乐，不识谱；考表演，放不开。无奈之下，决定考播音。其实这里边还有个不方便对家长说的原因，是我男朋友也有考播音的打算。然后就莫名其妙地通过了A大播音系的面试，带着我不高不低的高考成绩

进了A大。而我男朋友却考到了孙山之外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

让我这么一说，好像A大的播音系是很好考的样子，其实不然。专业面试大概是一百个取一个，然后再通过文化课的考试来淘汰，也算得上是层层筛选，百里挑一了。到底也是被叫做“播音员主持人摇篮”的地方啊，一打开电视，凡是脸熟的，十有八九是这个专业毕业的。脸生的也大都花着钱、费着劲到这儿来进修、学习过。好像这里有什么药，吃了就能麻雀变凤凰似的。据说好像也有些人考了好几年都没考上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像许多名人一样，喜欢把自己塑造成“无心插柳柳成阴”的样子，好像一切都是误打误撞的。我只能说，我在考前也是仔细研究过招生简章作了充分准备的，或者说，我这个人也不是总在考试中走背字，面试的时候一重视还真表现得思维敏捷伶牙俐齿的，被老师当可造之材给收进来了。

无论如何能上A大对我来说也是个大便宜。虽然这不是个有多少年悠久历史、多么了不起的大学，但至少也差不到哪去，还因为出了不少名人而可以吓唬吓唬人。关键是，这学校在北京。我们那种穷乡僻壤地方的人，都是以能到北京念大学为荣耀的。说到谁到北京读书了，就跟过去古代谁让皇上殿试了差不多。别管是什么学校，只要在首都，就是一种骄傲。而且我本人也十分喜欢北京，觉得这是个宽容的城市，能让各色人等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自由生长，像我这样的小人物，说不准也能有得志的一天。

然后，我经过一个假期游手好闲的幸福生活，跟着我妈我爸，带着一堆东西雄赳赳气昂昂报到去了。许多同学到车站送我，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也不知是为什么，弄得比江姐当年上刑场时还悲壮。





其实我也是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有志青年。我多年以前就幻想着考上北大中文系，一读读到博士，然后像大富翁游戏中的阿土仔一样，兢兢业业后再衣锦还乡。现在看来，我也只能先到A大混一阵，再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
到北京待了两天，就是报到的日子了，我一大早就动身，摆出笨鸟先飞的架势。坐了很长时间的车，才来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学校。没想到的是，进了学校大门，发现里面已经排起了长队。看到一队队的家长、学生，我觉得这学校实在是太小了。虽然当初来面试的时候已经觉得这学校不够气派，但这次看到它人满为患的样子，觉得它很像一个贪食者肿胀的胃，杂乱而无秩序。一幢幢火柴盒一样规整却玲珑过度的小楼，很难符合头脑中对大学的幻想，甚至是玷污了我的幻想。周围的环境也十分有创意，虽也算是北京，却不见有一点能让人联系到首都二字的蛛丝马迹。学校四周基本全是低矮民房和进城务工的农民，很像电影《小武》的拍摄现场。

不管它是否符合我的幻想，这都将是我今后四年生活的地方了，怀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复杂心情，我冲进了报到的队伍。报到有很复杂的程序，要交学费、杂费、档案、团关系等等无数，交一项，盖一个戳，盖满了所有的戳才能领到饭卡和宿舍的钥匙，也就是说少一个戳，吃住就解决不了。每一个交费处都排满了人，并且前赴后继，只见人多不见人少。几乎所有排队的人都在埋怨这种效率低下的方式，但又不得不边抱怨边往前挤。

终于筋疲力尽走进宿舍的时候，已是下午了。进屋的时候，发现里边一屋子人，仔细一看，跟我差不多大的就俩。原来，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占了大多数。一间不大的屋子，三张上下铺，三

张桌子，再挤上这么多亢奋的家长，看上去实在是憋闷。我看着床上蓝白格的床单和不知道里边塞了什么的枕头，忽然觉得很像精神病院。

经过了一阵失望，我再冷静下来看，宿舍条件还是不错的。地方虽不宽敞，但至少每个宿舍都带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器，不至于像以前电视剧里看的那样，要拎着桶拿着盆跋山涉水到浴池洗澡了。比我想像的要好的是，每间屋子都带阳台。

我住下铺，靠窗，这让我着实高兴了一把。以我的协调性，每天上下床还要爬梯子有种不小的折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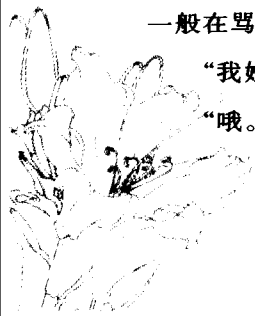
屋里已经先来的两个都是南方的。一个叫沈眉，一个叫丁小悠。沈眉长着大眼睛、大鼻子、大嘴，线条粗重、五官突出，打扮得很成熟。丁小悠有高高的个子、眉骨和颧骨，目光凌厉哀婉，像只生病的天鹅。我与她们互相微笑后就各自开始收拾东西了，倒是我爸我妈和他们的家长喋喋不休地聊了起来，好像马上就要成为同学的是他们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屋里大部分人是丁小悠带来的，她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都来了。

在我收拾床铺的时间里，屋里另外三个也陆续到来了，分别是罗米、程夕平和陈睿，基本都是长得不错的女孩。住在我上铺的程夕平格外有意思。我问她叫什么名的时候，她竟一脸抱歉地回答说：“我名字挺难记的，你就叫我夕平吧！”好像她的名字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一样。

“那你姓什么啊？”（我没有说“您贵姓”，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一般在骂人的时候才那么说。）

“我姓程。”

“哦。”当时我心想，不就多个“程”字嘛，我要是连“夕平”





都记住了，我还就差那一个字啊！

大家互报家门后也没什么更多的往来，因为这时家长都还没走，大家都各自沉浸在告别父母的情绪中。我爸妈走的时候，我就硬忍住眼泪没让它掉下来，倒是我妈眼泪噼里啪啦掉，哭得挺豪放的。

我们的大学生活以家长们的离开为标志，就这样正式开始了。

报到的当天晚上，在宿舍开班会。四十多个女生挤在一间宿舍里，等待班主任的到来。说到班主任还有必要交代一下我和他初次见面的情景。早晨，当我和爸爸妈妈赶到学校的时候，看见播音系的报到处坐了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，估计是学生干部。我走过去问：“请问播音系在这儿报到吗？”

那学生干部头也没抬地反问我：“叫什么名？”

“何碧碧。”

“噢，有这个人。我是你的班主任。拿着这张表把所有手续都办了。晚上六点在宿舍开班会。”那人声音洪亮、面无表情，更像在说：“我是你的夙敌，今晚六点，决战光明顶！”

我猜我当时一定呆了一阵儿，对面这个娃娃脸居然是我的班主任，说话还跟新闻播音似的，极其严肃认真。亏了我初来乍到收敛了一下自己的个性，要依着我在家的性格，还不得上去拍拍他说：“大哥，这是播音系的地盘吧？”估计我要是真那样，他能把我胳膊掰折，那简直是一定的。后来跟宿舍里的人一交流，他那天对所有人的态度都是那样的。

时间六点，班主任准时到来。他走到最里边的位置，武林盟主一样地坐下，看了看表说：“现在时间是六点。我点一下名，迟到的下楼跑一圈四百米。这是我的规矩，以后都这样。做播音

员主持人就要守时，任何节目都要准时准点，按点播报。”

这个娃娃脸的班主任也太厉害了，第一天就这样，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大开杀戒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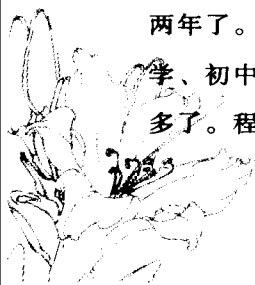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叫李雷，本科、研究生都是在播音系念的。今后的四年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你们可以随便称呼我，李老师、李雷老师、雷雷老师都行。不过，称呼可以随便，平时要守我的规矩。我知道诸位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带着明星梦来的，我不得不先给你们泼点冷水，要成为明星就要付出艰苦的努力，还要有好的机遇。总之，你们要努力学习，听老师的话，才可能有个辉煌的前程！”

然后他交代了一些开学、军训的具体事宜就离开了。他刚走的三十秒中没有人说话，估计是被他吓到了。三十秒过后，大家才缓过来。然后忽然有个很瘦的女孩抓住我的手大喊：“你是乌鲁木齐的吧？我复试的时候见过你！”我只能抱歉地笑笑：“我是东北的，呵呵。”这一天，真是惊喜不断啊！

晚上，躺在宿舍床上，我们的集体生活拉开了序幕。

反正都住在一个屋了，今后的四年都要在一起，大家早晚要熟悉起来。互报了生日，发现沈眉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丁小悠最小。所以理所当然，沈眉成了宿舍长，谁让她大呢！丁小悠长得高高大大的，竟然比我小了一岁多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

再往深里一聊，发现竟然六个中有四个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尤其沈眉和丁小悠都已经和男朋友好了两年多，我也和柯辰好了快两年了。最神气的还要数罗米，她和他男朋友竟然是幼儿班、小学、初中的同学，虽然是初中快毕业才好上的，但到现在也四年多了。程夕平和陈睿都是纯情小女孩，没谈过恋爱。不过，现在





这么大还没谈过恋爱的孩子是少之又少，我猜测或许是她们谈过又分了，不愿意说而已。

沈眉的男朋友学习特别好，高二时参加高考竟然就打了六百多分，考上了南京大学。我估计我高中念五年也考不上。沈眉说她的高考志愿从一表到大专全填了南京的大学，希望能和他在一个城市，可惜还是来了北京。

丁小悠的男朋友刚刚到英国去读书。她眼睛里的哀婉是因为前两天刚送走了他。他们青梅竹马，她忽略掉所有注视的目光，选择在我们看来其貌不扬的他。她拿出他俩的照片给我们看，美丽的她和普通的他，能看出来丁小悠是很喜欢那男孩的。我想，一个男孩能让丁小悠这么漂亮的女孩死心塌地，一定有他独到的魅力。依据我的审美，我觉得丁小悠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。

说到这些的时候罗米忽然说：“睡吧，我困了。”然后翻身睡觉。

安静的屋子里听到隐约的哭声。或许是有人想妈妈了吧，可那声音好像来自罗米的床，她一个北京的，想什么妈妈啊！我觉得罗米似乎有心事，可她刚刚说到和她男朋友的事时还是神采飞扬的。说到他一米八六的身高时，她露出得意的神色，然后又一下子难过起来。有点莫名其妙。

二

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，自然也会有一些外人不懂的规矩。说到A大，不得不提的便是迎新会。听起来好像很温暖，

是高年级同学对新生的欢迎，实际上在一团和气下则暗藏杀机。

关于 A 大迎新的恐怖是我来之前闻所未闻的，直到第一晚卧谈时才听沈眉提起。她当然也只是道听途说，具体有多可怕只有经历了才知道。

A 大的学生是分阶级的，年级越高资历就越高。大一的自然是生活在底层的黎民百姓，大三大四的都面临着就业、分配、恋爱，大二的精力最旺盛也最有闲工夫，是 A 大的中流砥柱，更是迎新的主力。作为新生，见到本系的比自己年级高的学生一定要叫师哥师姐，当然具体是师哥还是师姐，要依对方的性别而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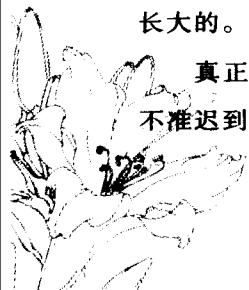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其他系的新生都说，播音系的迎新是最狠的，一般人都招架不住。见了师哥师姐一定要毕恭毕敬，让他们找不到什么理由发脾气，否则连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我们对这种令人发指的“整新”风气都很反感，觉得谣传出的一些“整新”的手段简直就是对新生人格的侮辱。弄不清那些刚刚从大一升到大二的学生怎么那么不懂得将心比心，刚从媳妇熬成婆，就对新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。

陈睿想着想着眼圈都红了。“我可受不了这委屈。等咱们大二了就改改这规矩。”

“废话，谁是受委屈长大的啊！到时候你就眯着，让他们看你可怜都懒得整你就得了。”罗米嚷嚷着。

一看罗米那样就知道她肯定没受过什么委屈，估计还让别人受了不少。她那一脸不管不顾的样子，不用说，肯定是欺负别人长大的。估计见了师哥师姐她也不能老实到哪去。

真正迎新的日子是报到后的第二天，班主任通知开迎新会，不准迟到。





主持迎新会的是大三的一男一女，按A大的规矩说，就是大三的师哥师姐。好像在哪见过那个师姐，挺眼熟的。正左思右想的时候，丁小悠忽然拍拍我问：“她是不是拍洗衣粉广告那女的？”我才恍然大悟，连忙点头，心想也算看见了个小名人啊！

接下去就是介绍了播音系的悠久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，院长、系主任讲话。还来了个当红的主持人，对大家说了一堆勉励的话。然后是师哥师姐表演节目，几个朗诵、几个配音。两个节目过后，屋子里安静得像坟场，因为节目的质量实在太高了。看起来都是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学生，一开口竟然有那么专业的声音。尤其是配音，跟我在电视里看的完全没区别，一个人配好几个角色，声音变化转换的如此自如让人难以想像。我身边一个女生推了我一下说：“太震撼了，我一身都是鸡皮疙瘩。”她说完，我看了看自己的胳膊，站立的汗毛旁全是比鸡皮疙瘩还大的疙瘩。

看来这个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啊！我忽然觉得自己学四年也肯定赶不上他们，顿时觉得自己像打入人民内部的特务一样灰溜溜的。好像鱼目混珠这个词就是为了讽刺我而造的一样。

官方的迎新会给我们带来难以形容的震慑，觉得师哥师姐着实让人琢磨不透。而真正的迎新在当天的傍晚才刚刚开始。傍晚，当我们吃完饭躺在床上胡扯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敲门。

进来的是两个漂亮又严肃的女生。“我们是大二的，你们师姐，十分钟以后，到五楼，我们宿舍集合！”说完两人就公事公办地走了。如此看来，A大风格的迎新活动是要闪亮登场了。

A大把这样的活动叫拜师姐，跟祭祖宗好像差不多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新生被分成若干组到各位师姐住的宿舍去拜访。排列组合一遍，以保证每一个新生进了每一个宿舍、看到了每一个师姐。

进屋的时候，看见长得各有特色的师姐都有着同样的表情——不耐烦，好像是我们非要来见她们一样。有几个好像长得很漂亮，只是我当时心情紧张也没怎么敢抬头看。

大部分师姐都不是很凶，有的干脆不搭理我们自己忙自己的事。但也有几个比幼儿园没耐心的阿姨还厉害，横眉立目地就跟我们真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。有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，说得我想笑还不敢笑。她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：“你们这些孩子啊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还得师姐找你们来你们才来。那我们不找你们还不来了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比你们早来学校一年，知道的了解的就肯定比你们多，能帮助你们的地方肯定多的是！你们叫我们师姐能表现出你们对我们的尊重。在学校里见到我们，一定要主动打招呼，叫师姐。听到没有？”

我们连忙点头，以表示尊重。如果当时有面镜子在我面前的话，我想我肯定会看到一张谄媚的脸。

“你们这些孩子啊，性格可强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表面上点头，心里想法多着呢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就应该有点个性。我大一的时候，就跟师姐对着干，她们老找我麻烦，那我也不买她们账，看她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！”

旁边一个师姐听到她由给新生训话变成了血泪控诉，觉得是跑题了，连忙打断了那位越说越有情绪的师姐的话：“你说什么呢？乱七八糟的！”

那位似乎也回过神儿来了，知道自己发表了反动言论，急忙语无伦次地补充：“反正得叫师姐！”

过了一会儿她又忽然问：“有没有重庆的？我就喜欢重庆人，我男朋友就是重庆的。”还真是个爱屋及乌的性情中人！不过我觉



得她脑袋好像有问题，说话似乎是不思考，绝对的意识流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拜访，我们陆续被师姐放回宿舍。有些在她们面前表现出个性的被多留了一阵儿。她们说：“留下来，我们再玩会儿。”好像我们是个宠物似的。她们把我们放回来无异于放虎归山，我们睡前的时间都在对师姐进行讽刺、反击。当然，这都是我们为了寻求心理平衡私底下说的了，当着她们的时候，都装作心甘情愿被骂得灰头土脸的样子。

我们声讨师姐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陈睿一直没回来，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把我们吵醒时，我们才意识到她昨晚是不在的。陈睿长得细眉细眼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犯上作乱的人。难不成师姐们还吃柿子拣软的捏，挑个最老实的整治啊！陈睿的眼泪倾泻而出，跟卡通片里的小孩儿哭似的，眼泪源源不断。

“怎么了？师姐留你到这么晚？”沈眉问。

“简直毫无道理。就因为我和其中一个同名，她们就不愿意了，让我在那表演节目。”

“表演节目？什么节目啊？”罗米原来的一脸同情立刻转化成了满面好奇。

“她们说陈睿师姐专业很好，要看看我的专业怎么样，让我朗诵《再别康桥》。我读完了，她们挑出一堆毛病，让我再读一遍。我又读，然后，她们说我没改，让我自己练。还让我加手势，我不好意思，没做。她们还挺不高兴。后来又来了些师姐，她们说没看到我表演就让我读了好几遍。反正一晚上没少折腾我。”

“她们把你留那么长时间，她们不困啊？”夕平说。

“你操那么多心不累啊，这时候还替她们操心啊！”罗米说。

“我算是倒大霉了，重个名，被折腾了一晚上。”陈睿继续愤愤不平。

“那又能怎么样呢，这地方就这样。我以前听说的比这些狠多了。让两个人比赛吃苹果，谁吃得慢就要表演节目。还有吹磁带、拍瘪皮球，多了，一招比一招损。”沈眉大概是在安慰陈睿。我理解她的意思基本是说：“你好歹还留个全尸呢，死得比你惨的有的是。”

第二天陈睿被留了一夜的消息就被添油加醋传了出去，最后的版本大概好像是说她被罚站了一夜还写了检查。没说师姐用烧红的烙铁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，大概是因为那些传话的人想像力还不够丰富。晚上，我们的李雷老师就又来宿舍开班会了。他安抚了大家，说拜师哥师姐是A大多年的习惯了。他上学的时候也这样，慢慢就会觉得没什么了。师哥师姐都没有恶意，只是沟通交流而已。但是，他强调，陈睿的事应该算是恶性事件了，学校会严肃处理。然后他要我们尊重师哥师姐，但不要怕他们。如果他们欺负我们，他不会轻易罢休，学校也会出面干涉的。还公布了手机号码，说自己会二十四小时开机，要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他，不要忍气吞声。最后，他挥舞着手机说了句：“有事打电话，我就是你们的‘110’！”这几句话让我们立马找到了被保护的感觉，立刻从被侮辱被损害的情绪中跑了出来。

后来听说那个把陈睿留了一夜的师姐被处分了，陈睿还多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好像是因为自己的缘故，让那个人招来了处分。后来时间长了，我们经常会拿这件事调侃，跟陈睿说：“瞧你那个大俗名，刚开学就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吧。”

后来跟其他专业的同学交流，发现播音系的师哥师姐还是很





温和的，除了要求我们主动打招呼，基本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。有的专业“整新”的花样翻新是闻所未闻的，整到最后都形成了良好的互动，据说一些新生险些变成受虐狂，不挨师哥师姐骂就浑身不自在。

三

开学并不意味着开始上课，学校首先要安排新生军训。每人发一身迷彩服，军帽、肩章、领章也一应俱全。还有背包带、马扎和军事理论教材，简直就是“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鞢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”。弄得真跟出征似的。一想到我高中的军训，估计大学的也就那么回事。不过是走走步、跑跑步，再和教官拉拉关系。看到发的这些装备，不禁慨叹大学的煞有介事。校领导在操场上做军训动员的时候，我们在底下一个个都嬉皮笑脸，没觉得军训也算个事。

我被分在了八连二排六班，听起来跟南京路上好八连差不多。

播音系的全被分在了八连的各个班，我们宿舍在六班的只有我和丁小悠。

当天晚上，不少师姐结伴到我们宿舍来探访，很是友好的样子。大概是因为陈睿的事受了批评，她们也收敛了起来。

据她们自己说，她们是来告诉我们注意事项的。一个师姐说：“军训的条件简直是非人的，半个月每天都汗流浹背，但只让洗两次澡，一次就十五分钟。吃的也不好，睡的床也硬。各种高强度训练，累得直想死。”